

初雪已至 敬颂冬绥

■赵小娜

初雪已至,冬又来,恰似少年。傍晚时分,放学归来的孩童迟迟不肯回家,院子里堆着雪人,欢快地你言我语。走近他们,看到他们奔跑打闹、追逐嬉戏的样子,不禁忆起童年。恍然间已过30年,那时候,小心翼翼地捧起雪,揉个小小的雪球,你一下我一下,和儿时的小伙伴打来打去。手冻得红彤彤的,嘴里冒着哈气,雪打湿了出满汗的棉衣棉裤,我们在雪地里尽情地玩耍,雪带给我的快乐,仿佛梦都是甜的。从此,白雪公主就住进了心里,每年的冬天盼她来,她来了又走了,陪我岁岁年年。

我与雪的相遇,仿若一梦千年,所有喜怒哀乐,仿佛她都能听懂。雪姑娘轻轻敲打我窗,我透过窗凝视着她,向她倾诉所有,她认真倾听的样子,让我如痴如醉。我抿一口咖啡,与她交谈甚欢,时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地划过,依依不舍。推开窗,拽着她的衣角,呢喃细语:“雪姑娘你不要走。”她听懂了,却还是一走了,但她却温柔地告诉我,她会再来,相伴一程已心安,我和雪的故事,缠绵绵绵。

就这样,雪姑娘陪着我走出了校园。有一天,我和她一样披上了洁白的婚纱。白雪公主的梦境是圆了,我追逐她,向往她,她倾听我的烦恼和忧愁,我渴望她的潇洒自由,她轻盈地悄悄地走来,给大树披上盛装,给

大地盖上棉被,轻柔地拥抱世界。她来了,又翩然地去了,来人间一趟,带来快乐,带走忧伤。我羡慕她,雪中漫步,驻足良久,捧起雪花不愿她逝去,她却以优美的姿态转身离开。从此,我记住了她的模样,放进了心底,岁岁年年盼她来,她听懂了我的召唤,在不经意间就会出现。

雪姑娘披着洁白的婚纱,空中漫舞,翩然而下。我张开双手,闭上双眸,仰着头,尽情拥抱着她。在雪姑娘像是穿越了时空,每年如期而至,醉了流年,暖了时光。

岁月不回来时,心安便是归处,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,却也是永恒的。像这雪,来了又去,才是她本来的样子。此时此刻,我便是我,围炉煮茶,不负韶华。我牵着雪姑娘的手,踩在雪白的路上,迎着风一直往前走。她时而轻拍我的肩膀,时而亲吻我的眼眸,眼底尽是温柔。我不再孤独,鼓起勇气,抬起头,望着她的背影,是时光的温柔,繁华落尽皆过客,珍惜当下。

琼花漫舞间,白雪满空来,处处是花开。透过雪白的世界,仰望天空,仿佛看见嫦娥倚在桂树下,玉兔蹦跳着追逐星辰,远处还有银河的粼粼波光,载着无数的梦飘向远方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燃气投资管理中心)

唯美冰花

■李桂连

天气骤冷,清早起来,忽然惊奇地发现,阳台的玻璃窗上,一幅幅精美的冰花映入我的眼帘,这唯美的画面,画家难以描绘,雕刻家难以雕刻,我叹服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这些冰花美轮美奂,精彩绝伦,有的像千娇百媚的花朵,有的像意气风发的树木,有的像挺拔挺立的山峰,有的像风云变幻的天空,有的像神态活现的动物。比如在一块玻璃窗上,冰刺飒飒,尖峰林立,像极了挺拔的松针,把一棵松树惟妙惟肖地雕刻出来,让人叹为观止;比如在另一块玻璃窗上,险峻峭立,层峦叠嶂,像极了巍峨的山峰,把一座山峦形象逼真地勾画出来,让人惊叹不已;比如还有一块玻璃窗上,冰花振翅高飞,神态自然,像极了翱翔的飞鸟,把一只雄姿英发的大鸟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,让人拍案叫绝。

我有一位战友在东北,十多年前他特别喜欢拍摄玻璃窗上的冰花,他开始只是拍摄自己家里的玻璃窗上的冰花,这样必然就有局限性,拍摄的花样少,精品也少。这几年,有了微信朋友圈,圈里朋友若有漂亮的玻璃冰花,便会及时告诉他,他会不管早晚,都要驱车去拍摄。随着接触的朋友多了,拍摄冰花的款式也就多了,精品也就多了,很多人都喜欢收藏他的作品,大现已在成了小城知名的拍摄玻璃冰花的摄影家。

记得小时候,家里很穷,窗户都是用窗纸糊的,只在中间的位置上镶嵌一块大小适

中的玻璃。隆冬季节,我们都是通过这块方方正正的小玻璃,第一时间观察屋外发生的状况。山沟沟里的冬天很寒冷,屋内和屋外的温差很大,潮气氤氲在玻璃上。早晨起来的时候,我们会发现那小小的玻璃窗会结出千姿百态的冰花,一天一个款式,一天一个精品。这些冰花晶莹、美观、可爱,让人百看不厌。这样美好的冰花,妈妈可是不愿用抹布把它擦掉,她会招呼我们兄妹几个快快起来,在炕桌上铺好纸,拿出铅笔,让我们照着玻璃窗冰花的样子一笔一画仔仔细细画出来。今天画飞翔的鸟儿,明天画高峻的大山,后天画壮美的大树。一天天,一月月,一年年,我们都长大了,虽然我没能成为画家,但是我的姐姐却成了小城的画家。当她的画作小有成就的时候,她都会非常感激母亲让我们小时候画玻璃窗冰花的经历。

小时候看冰花的经历,让我长大后也特别喜欢看玻璃窗的冰花。到了冬季,我会早早地起床,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看一看玻璃上的冰花是什么画境。因为每个画境可以给你惊喜,给你美感,给你联想,同时也会让你怡情,让你陶醉,让你享受。

可爱的玻璃窗冰花,虽然它不妩媚多彩,也不繁花似锦,但它能给人以清新淡雅的感觉,爽心悦目,看到它,你会珍惜它,爱上它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自来水集团平谷分公司)

粥香漫腊八

■马振涛

腊八一到,风就添了几分凛冽,清早推窗,寒气像细针似的扎在脸上,我缩着脖子往巷口走,却忽然被一缕暖香勾住脚步。那香是从巷尾的老粥铺飘来的,混着糯米的绵甜、红豆的醇厚,裹着蒸腾的热气,漫过青石板路的缝隙,把冷意都驱散了大半。这便是腊八的味道,稠糊糊、热腾腾,装着天南地北的念想,也熬着家家户户年终岁尾的牵挂。

老舍先生笔下的腊八,是北平城最醇厚的烟火底色:“粥是用各种米,各种豆,与各种干果熬成的。这不是粥,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。”儿时读来,只觉得趣盎然;而今伫立粥铺门前,看师傅掀开厚重的铜锅盖,锅内食材在沸汤中翻滚沉浮,糯米软烂如琼浆,莲子圆润似玉珠,红枣与桂圆甜甜香裹挟着热气扑面而来,方悟这“农业展览会”的譬喻里,藏着寻常人家对时节轮转的郑重与虔诚。老北京的腊八,从来少不了这份热络喧闹。除了熬煮腊八粥,更要泡制腊八蒜。紫皮蒜瓣浸在澄澈米醋中,

不消数日,便晕染得通体莹翠,蒜香混着醋香,成了年夜饭最暖帖的佐味。巷口的老奶奶正牵着孙儿挑蒜蒜头,避风檐下,指尖翻飞剥去蒜衣,口中絮絮叨叨:“腊八泡蒜,年味儿就来啦。”稚童清亮的追问与老人温软的絮语,揉碎在风里,皆是融融暖意。

汪曾祺先生写腊八,则多了几分清雅之韵:“我喝过好多种腊八粥,莲子、百合、薏米、桂圆……都甜津津的,香香的。”想来这碗粥的滋味,大抵是不分南北的。犹记幼时,母亲总对我说,腊八的粥要慢熬,火不能急,心要静。记忆里的腊八拂晓,厨房的灯总是街巷间最先亮起的星星。母亲守在灶台前,手持长勺,不时搅动锅里的粥糜,煤炉的暖意漫过灶台,将整屋子烘得暖融融的。那时懵懂,不解一碗粥何以要费这般周折;如今漂泊异乡,才懂这文火慢熬的,何止是一锅粥,更是母亲对家人的拳拳牵挂,是将一年的奔波与辛劳,尽数熬进稠糯的米粒里,酿成对团圆的殷殷期盼。

两碗腊八粥 半生岁月情

■杨瑞芳

清代诗人李福在《腊八粥》中诗云:“腊八日粥,传自梵王国。七宝美调和,五味香掺入,用以供伊蒲,藉之作功德。僧民多好事,踵事增华饰。”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这句故乡的童谣一响起,腊月的风就裹着粥香,漫进我记忆里最暖的角落。儿时的腊八,是从母亲的忙碌开始的。

腊月的风总带着一股刺骨的凉意,却偏偏裹挟着最诱人的粥香。炊烟袅袅,漫过故乡的村庄和老屋的灶房……腊月初七的傍晚,母亲就把藏在坛坛罐罐里的宝贝一一倒出:红豆、绿豆、豇豆,还有攒了许久的花生、红枣,还有秋天晒的红薯干、南瓜片等。母亲将红豆、绿豆、芸豆等干货洗净,浸泡4小时,谷物类简单淘洗即可。

腊八节的黎明,我被厨房的动静惊醒,煤油灯昏黄的光映着母亲的身影。她正往灶膛里添柴,锅里的杂粮在文火上慢慢熬,咕嘟咕嘟的声响,恰似冬夜里最温柔的摇篮曲。她会先煮耐火的豆子类,等它们裂开了口,再放红枣、南瓜片、红薯干和冰糖,一直熬到稠糊得能挂在勺子上。我扒着门

框看,母亲回头说:“二妞,再睡一会儿,一大锅粥呢,有你吃的。”

清晨,腊八粥做好了,母亲在灶房喊我们姐弟几个起床了。我们闻到了满屋的腊八粥香。母亲给我们姐弟几个一人盛一碗,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,蓝瓷碗里,红豆红得透亮,绿豆碧绿,红枣甜得流蜜,每一口都糯软滚烫,满嘴留香。不一会儿,感觉心里暖融融的,母亲的腊八粥,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,我离开故乡的村庄,在外读书,大学毕业后,到铁路系统工作。成了铁路人中的一名客运员……每年腊八,便常常与春运的忙碌撞个满怀。

今年的腊八,火车站的站台上广播声此起彼伏,返乡的旅客拎着大包小包,脸上满是归心似箭的急切与期盼。我穿着藏蓝色的铁路制服,在寒风里疏导客流、查验车票,钢轨向远方延伸,一趟趟火车鸣着汽笛进站又驶出,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声响,成了这个腊八最喧闹的背景音乐。忙到晌午,才想起今天是腊八,胃里空落落的,心里也空落落的。

腊八粥香暖流年

■杨丽丽

一进入腊月,天气变得越发冷冽起来,朔风阵阵,雪花簌簌,灶上的砂锅咕嘟作响,一缕缕腊八粥的香甜混着水汽漫出厨房,漫过青砖巷陌,也漫进岁月的长河里。记忆里的腊八节,是从腊月初七的黄昏

开始忙碌的。母亲将糯米、粳米、小米分门别类摊在粗瓷盘里,红豆、绿豆、芸豆提前泡在瓦罐中。核桃要去壳,红枣需去核,桂圆剥去薄衣,杏仁挑出坏的,最费心思的是剥莲子,母亲捻着青绿色的莲壳一点点褪去

于我而言,腊八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,它是时光的驿站,是岁末的回望。这一天的粥香,是岁月的注脚,提醒着我们这一年的得失与冷暖;这一天的习俗,是文化的传承,把祖辈的生活智慧与温情,一代代传递下来。风还在刮,粥香却愈发浓郁,盛一碗热粥在手,暖意从指尖漫到心底。粥里的每一粒米、每一颗豆,都藏着对过往的感恩,对未来的期许。所谓腊八,大抵就是让我们在寒冷的冬日里,借一碗热粥的温暖,积攒前行的力量,等待团圆的到来。

巷陌间的粥香依旧氤氲不散,往来行人手中多捧着一碗热粥,眉眼间漾着化不开的暖意。腊风猎猎,却再吹不散这满街的脉脉温情。原来腊八的真谛,从来都藏在这烟火人间的粥香里,藏在你我心底那份对家的绵长牵挂里,简单而纯粹,温暖而悠长。

(作者单位: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党委工作部)

列车呼啸而过,卷起一阵寒风,我望着远方的铁轨,仿佛看见母亲正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盼着我回家。

同事李姐来换岗,说:“食堂师傅腊八粥做好了,快去吃饭吧。”我步履匆匆来到职工食堂,在窗口端出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。白瓷碗沉甸甸的,瞬间觉得手心发暖。我和同事们围坐在餐桌前,顾不上说话,捧着碗呼噜噜地喝。红枣的甜、豆子的糯、米香的醇厚,顺着喉咙滑下去,一路暖到了心底,连带着冻僵的四肢,都慢慢舒展开来。

窗外,寒霜覆盖着铁轨,泛着清冷的光;窗内,粥香袅袅,一群铁路员工笑声朗朗。有人抹了把嘴,笑着说:“这粥,比家里妈熬得还香!”众人跟着起哄,笑声里,满是疲惫过后的松弛。

那一刻我忽然懂了,原来这世间最暖的味道,从来都藏在烟火人间里。一碗是母亲的惦念,盛着童年的安稳与甘甜;一碗是岁月的勋章,载着铁路人的坚守与暖意。两碗腊八粥,半生岁月情。

(作者单位:郑州铁路集团公司)



瑞雪村庐

郭治东(作者单位:北京燃气客户服务中心)

(作者单位:中铁三局四公司)